

论喻昌《医门法律》辨治咳嗽思想^{*}

吴迪¹ 杨勤军¹ 李泽庚^{1**} 张星星² 童佳兵² 李清仪¹ 李苗苗¹

(1.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 合肥 230038; 2.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咳嗽是呼吸道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为历代医家所重视。明末清初著名医家喻昌在其著作《医门法律》中,以形寒饮冷之内外合邪比类暑湿火之邪,扩充了咳嗽病因病机和治疗,并提出君相二火失和而致肺火旺盛,以清肺泄火法治之;纠正《内经》中“秋伤于湿”乃“秋伤于燥”之误,首提“燥气伤肺”之论,以甘寒立法创立清燥救肺汤;久病咳喘责之痰饮、留饮、伏饮,治以攻逐痰饮已从胃肠而下,对咳嗽的辨治做了系统地论述,反映了喻氏独特的治咳理论和学术思想。现主要从内外合邪、君相二火、秋燥伤肺、痰饮伏肺等方面对喻氏辨治咳嗽的思想加以总结分析,以期对现代临床辨治咳嗽起到借鉴和启发作用。

关键词:医门法律;喻昌;咳嗽;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R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340(2019)06-0048-04

DOI:10.13424/j.cnki.jsctcm.2019.06.013

On Yu Chang's Thought of Differentiating and Treating Cough in *Precepts for Physicians*

Wu Di, Yang Qinjun¹, Li Zegeng¹, Zhang Xingxing², Tong Jiabing², Li Qingyi¹, Li Miaomiao¹

(1.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nhui China, 230038;

2.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30031)

Abstract: Cough is a common and frequently - occurring disease of respiratory tract, which has been paid attention to by physicians in past dynasties. Yu Chang, a famous physician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in his book *Precepts for Physicians*, analogized the evil of heat, dampness and fire with cold in shape and cold 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xpanded the etiology,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of cough, and put forward that disharmony of sovereign fire and ministerial fire leads to excess lung fire and the treatment should be clearing the lung fire, correcting the mistake that “autumn injury in dampness” is “autumn injury in dryness” in *Internal Classic*, and is the first to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dry qi impairing lung” and create Qingzao Jiufei Decoction.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cough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reflecting Yu's unique theory and academic thought of cough treatment. This article mainly summarizes and analyses Yu's thought of differentiating and treating cough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pathogenic factors, sovereign fire and ministerial fire, autumn dryness injuring lung, phlegm - yin - fu lung and so on,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modern clinical treatment of cough.

Keywords: *Precepts for Physicians*; Yu Chang; cough; academic thought

喻昌,字嘉言,新建(今江西南昌)人,清初著名医家。喻氏天资聪颖,深明佛学之理,精读医

^{*}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疑难疾病临床防治中心-中医药重大疑难疾病能力建设项目(支气管哮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874431);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1808085QH256);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肺气虚证重点研究室(国中药函[2009]95号);安徽中医药大学科研项目(2018zrzd19)

^{**} 通讯作者:李泽庚,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Li6609@126.com

书,悉心研究,其著作《医门法律》一书中记载了喻氏一生习医、行医的心得与体会,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全书共六卷,卷一阐发四诊的法与律九条,卷二至卷六均为分述外感内伤杂病诸证^[1]。书中论病从《内经》、仲景入手,引经据典,探讨疾病病机与辨证论治方法,参以己见,提出遣方用药的方法及戒律,“依法从律”是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的从医法则,最后附治疗诸方,为后世学医、行医提供了规范和标准,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对于咳嗽一病,喻氏在继承前贤和学习经典的基础上,触类旁通,发前人之不足,认为内外合邪是咳嗽发生的重要病因病机,首创秋燥论,颇具慧识,对君相二火致咳及久咳不愈的病因作了深透论述,条分缕析,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将其“咳嗽论”略加钩玄,简述如下。

1 内外合邪,比类之法,扶正祛邪

“内外合邪”指内生之邪与外感之邪合而为病^[3],外感之邪主要包括六淫邪气及时行邪气等,而内生之邪主要是由于外感之气导致脏腑功能失调进而化火、化寒、化湿等,内外邪气相互结合导致肺脏气机不利,病机复杂,发为咳嗽。正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所云:“形寒寒饮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皆伤,故气逆而上行。”喻昌《医门法律·咳嗽论》言:“夫形寒者,外感风寒也;饮冷者,内伤饮食也。风寒无形之邪入内,与饮食有形之邪相合,必留恋不舍。”外感寒邪,肺气被束,不得宣发,饮食生冷伤肺引发咳嗽。《素问·咳论》有“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内外合邪,因而客之”的论述。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环循胃口,上膈属肺,肺胃之间经脉相通,故寒饮食入胃,胃寒而饮不化,循肺脉上至于肺,肺寒而致肺咳。临床多表现为恶寒发热,咳嗽,咳痰,头身疼痛等症状。对此内外合邪之外寒内饮证,若不疏表而祛内之寒饮,则表邪难解,若不化饮而独散其表,则寒饮不除,故治疗宜解表化饮相结合,一举则内外之邪并除。因此喻氏遵循外邪须从外出,内邪须从下出的原则,法以外散风寒,内除寒饮,选用《金匱》五方中的小青龙汤一方为加减。陈修园《医学三字经咳嗽第四》云:“夹水气,小龙平。”方中麻黄、桂枝相须为君,散在表之风寒,且麻黄宣肺气以平喘,桂

枝化气行水以化内饮,干姜、细辛解在内之寒饮,五味子敛肺气而止咳喘,芍药敛阴防辛散温燥太过,半夏燥湿化痰,和胃降逆,一散一收,一降一升,温肺散寒,宣肺止咳之力恰到好处,炙甘草酸甘化阴防麻桂辛散太过而伤肺,调和诸药。诸药配伍,散表寒,化里饮,止肺咳。

对于疾病的病因病机,喻氏善于运用比类的方法,提出“管可窥天,蠡可测海”,认为形寒饮冷为伤肺之关键,内外合邪之扼要,由此比类暑湿火邪之气,丰富咳嗽的病因病机^[4]。喻氏言:“暑湿之外邪入内,必与素酝之热邪相合,增其烦咳。”热邪素酝,暑湿之邪从外而入,暑热壅塞于肺,气机不利而咳。治疗宜从辛凉解散,又当变小青龙汤之例为白虎而兼用天水、五苓之属矣。重在辛凉化其内蕴之热邪以除其病根^[1]。暑为阳邪,易灼津液,伤元气,因此暑热之邪最易伤津耗气,即“夏月人身之阳,以汗而外泄;人身之阴,以热而内耗”,喻氏师法仲景“甘寒生津保肺,固阳益阴”而治。方中知母苦润,散内蕴之暑热,人参、五味子保肺气,并能缓石膏、知母之猛性,且能培补胃气以救肺金,并用苍术、黄柏、泽泻化其湿热。由此可见,喻昌认为外感和内伤均为咳嗽发生的重要机制,其治疗原则为透邪外出,扶正祛邪。

2 君相二火相合,肺脏伏火,清肺泄火

君相二火相合导致脏腑功能异常,影响肺脏而致咳嗽。心为君主之官,在上为君火,肾属命门,在下为相火,各种原因导致肾气上逆,相火妄动,气血运行不畅,脏腑失调,进一步影响心火,心火失常不能克制肺火,肺火妄动而咳嗽。喻氏认为,君相二火相合,“相火从下而上,挟君火之威而刑其肺金,上下合邪,为患最烈”。喻氏辨治这种君相之火相合导致肺中郁火,肺气壅实不得肃降而上逆引起的咳嗽,甚则气急发热,认为“治之可从外内合邪之例比拟,其或引或折,以下其火……下驱其浊阴,而咳自止矣”,治疗应清泻肺热,止咳平喘,方选加减泻白散。此方出自《小儿药证直诀·卷下诸方》,用以治疗肺中郁热伏火证。如《医方考·火门第八》中说:“肺火为患,喘满气急者,此方主之。”方中桑白皮甘寒入肺,清泻肺热,平喘止咳,气薄质润而不伤娇脏,《本草纲目》云:“肺中有水气及肺火有余者宜之。”故为君药;肺中伏热易伤阴分,而出现虚热,皮肤蒸热等,地骨皮甘淡

而寒,泻伏火最宜,且兼退虚热为辅;黄芩、知母等清降肺热;桔梗辛散苦泄,宣开肺气,兼通二便,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上通下畅,则宣发肃降得以正常运行;郁热伏火易耗伤脾胃之阴,胃气匮乏,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炙甘草、粳米甘平养胃促进肺气生化有源;诸药清泻肺火而无凉遏之弊。若火热之邪夹肾中浊阴内郁、上蒙神窍致烦躁、咳喘、咯痰不爽,严重者甚至精神恍惚、谵语、昏迷、嗜睡、抽搐等症,宜用水煮金花丸解之,加桑白皮、木通、大黄引邪从二便而出。如身热如炙,选紫菀膏丸治之,枇杷叶、款冬花、紫菀、杏仁宣降肺气,或用天南星、半夏、天麻等辛温化痰息风,以膏丸之剂以缓药味之峻。因此治疗伏火咳嗽,宜清泄肺中伏火,下驱大肠火热,但应注意保护脾胃阴液,少佐清润,防止津液亏虚。

3 燥邪伤肺,甘寒立法,清肺润燥

燥热咳嗽多由燥火伤肺日久,阴虚内燥,肺失清肃所致。关于燥邪的论述早在《内经》中有所记载,并提出了燥邪致病的特点及治疗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然而《内经》病机十九条中,唯独缺少燥气。《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记载:“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喻氏认为:他凡秋伤于燥,皆谓秋伤于湿,误传伤燥为伤湿,随后提出“秋伤于燥”的观点^[5]。燥为秋令主气,燥易伤肺,肺为娇脏,喜润恶燥,开窍于鼻,外合皮毛,燥邪伤人自口鼻而入,火热灼肺,耗气伤阴,肺失润降,故燥邪入体,以肺为变,正如喻昌言:“燥气先伤上焦华盖。”叶天士《医案·咳嗽门》中说:“燥气上受,先干于肺,令人咳嗽。”临床以身热头痛,干咳少痰,或痰黏难咳,咽喉干痛为主症,甚则火热炽盛,损伤肺络,则痰中带血。喻氏遵《内经》论燥淫之理,提出肺气膈郁,痿喘呕咳,皆属于燥,首创“秋燥”病名。对于这种燥火引起的阴虚燥咳,喻氏在前人辛香行气,燥者润之的基础上,指出应当生津养血,即“亟生其津,亟养其血,亟补其精水,犹可为也”,提倡辛凉甘润,养阴益胃,创制清燥救肺汤。《温病条辨》曰:“燥证则唯喜柔润,最忌苦燥。”阴虚内燥者最忌苦寒伤阴,应用甘寒润燥,少佐苦寒。本方重用桑叶质轻性凉,清宣肺燥,透邪外出为君药;石膏辛甘大寒,清泄肺热而无苦燥伤津之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燥胜则干。”气为燥郁,则

出现干咳无痰,咽喉干燥,胸闷烦躁,喻氏宗“燥者濡之、润之”之旨,采用甘寒之麦冬,滋阴润肺,共为臣药,宣清并进,清润相宜;肺与大肠经络属,大肠润滑,肺燥亦可缓解,故胡麻仁、杏仁降肺润肠;《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遂用苦平之枇杷叶苦降肺气兼化火,合杏仁苦降肺气以复肺之宣降功能;五行相生,母子相应,肾为肺之子,母病及子,即用通肾甘平之阿胶滋肾益气,养阴血。《难经·十四难》曰:“损其肺者益其气。”以人参益气生津,合甘草以培土生金,肺气可盛。全方遵循“燥淫于内,佐以甘辛,以苦下之”之旨,宣、清、润、降四法相配,清燥救肺,清肺热,滋肺阴,益肺气^[6]。

4 久病咳喘,责之痰饮,攻逐宿饮

痰饮咳嗽是久咳不愈的重要病理因素。痰饮既生,日积月聚,痰随气升,郁满上焦,肺失宣降,则见反复咳喘,咳痰,胸闷气急。喻氏比类《内经》,指出咳嗽久治不愈,“必因之痰饮,而五饮之中,独膈上支饮,最为咳嗽根底”。支饮引起的咳嗽大多是由于外感寒邪,未及时表散,蕴藏于肺,或因饮食寒冷,寒饮内停,上干于肺,而致喘咳,迁延反复致肺不布津,阳虚不运,饮邪留伏胸膈,加重痰饮的生成,上逆迫肺,导致咳嗽反复发作。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中言:“久咳数岁……其人本有支饮在胸中故也,治属饮家。”喻氏主张“以支饮之故,而令外邪可内,下邪可上”,不去支饮,咳嗽的症状将不会缓解,因此提出“驱其所留之饮还胃,下从肠出,或上从呕出”,以十枣汤攻逐痰饮。十枣汤一般用治悬饮,用治痰饮咳嗽主要是在饮邪留伏,一般的温化痰饮药难以去除的情况下,取其斩关夺将。国医大师韩明向亦认为支饮深痼难化者,宜温而攻逐,使从大便排除,如十枣汤等。《金匮要略·痰饮篇》中曰:“夫有支饮家,咳烦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岁,宜十枣汤。”本方为蠲饮破坚癖之剂,善治咳嗽长久不愈之证。由于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部的痰饮之邪可通过峻泄从大肠而下,方中甘遂、大戟、芫花三药,皆为逐水饮之峻品,其中芫花善消胸胁伏饮痰癖,三药峻烈,合而用之,攻逐水饮之功甚著。《本草纲目》(卷17)曰:“十枣汤驱逐里邪,使水气自大小便而泄,乃《内经》所谓洁净府,去菟陈莖法也。”三药均为有毒之品,药性峻

猛易伤脾胃,服药期间应注意顾护脾胃,用大枣十枚,煎汤送服,益脾缓中,培土制水,缓解诸药毒性,使邪去而不伤正,减少药后反应。久病咳喘,责之痰饮,治以攻逐痰饮,若误用小青龙汤而致冲任之火上逆,增其烦咳,可用苓甘五味姜辛汤温化痰饮。

5 小结

《医门法律》是喻嘉言苦读经典,研究医理,结合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撰写而成,书中各种理论颇有批判性。喻氏在长期的临床经验中总结出的咳嗽论,独具特色地阐述了咳嗽的发病规律、组方思路和理论。对于咳嗽病因病机的研究重视内外合邪,突出脏腑功能失常导致内生邪气的重要病理基础,善于应用比类的方法研究暑湿燥火之邪。治疗用药上重视顾护中焦脾胃为本,培土生

金,益气和中,使邪去而不伤正。其咳嗽论对于现今咳嗽病症治疗方案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进一步创新思考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 [1] 喻昌. 医门法律[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 [2] 张伯礼. 中医内科学[M]. 2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 [3] 姜良铎,唐光华. 论内伤基础上的外感咳嗽[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23(6):11-12.
- [4] 周雪梅,陈雪功. 《医门法律》之咳嗽辨治规律初探[J]. 中国中医急症,2008,17(3):374-375.
- [5] 梁帅,邓自辉,范庆寅,等. 喻昌《秋燥论》的燥病辨证防治观[J].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2013,35(5):591-594.
- [6] 王贵帮,吴振起. 从“秋燥”探析清燥救肺汤制方特点[J]. 中华中医药学刊,2018,36(1):164-165.

(收稿日期:2018-10-14 编辑:孙理军)

(上接第41页)上亦重视温补脾肾。《医旨绪余》中明确指出“痰为津液脾湿所生”,在《赤水玄珠·痰饮门》中亦提出“脾土上应于天,亦属湿化。所以水谷津液不行,即停聚而为痰饮”^[4],治疗上当健脾燥湿,顾护脾胃。另一方面,孙氏曰:“肾为水之官,肾能蓄水,肾气温和,则水液润下,肾气虚寒则邪水溢上,故用八味丸以温利之。”^[4]解释病善吐痰唾,服八味丸而有效的机理:肾主水,具有调节水液代谢的功能,而水曰润下,肾阳不足,则寒水上泛,故吐痰唾。八味丸可温肾阳暖丹田,使肾气温和,则水邪无上溢之由。同时又指出“夫人之痰火者,十居人九,老人不宜速降其火,虚人不宜尽去其痰。攻之太甚,则病转剧而致危殆,须以固元气为本”^[4]。对于年老者,急以大量清热之品降其火,易使其已半衰之阳气衰而又衰,对于素体形气不足者,大量涤痰之品更会损伤其已虚之气血,使病情加剧,即“治痰用利药过多,致脾气下虚,则痰反易生而多矣”^[4]。如《孙氏医案》中王谷泉头眩泄泻案^[4],病者大便作泻,头眩晕,痰多咳嗽,由于克伐太过,导致“六脉俱濡,汗大出”的正气大亏之象,孙氏认为当以“补养为先”,故用人参、白术、白芍药酒炒各四钱,柴胡、陈皮、石菖蒲各一钱,炙甘草五分,泽泻、茯苓各一钱健脾宽膈,两服后病情好转,又与人参、黄芪、酒炒白芍各二钱,炙甘草、大附子、桂枝温阳以固疗效,即《医宗绪余》中所言:“痰去则当补养,务使中气充实,庶无峻利之失矣”^[4]。

后痊愈。

4 结语

孙一奎辨治痰饮经验丰富,在理论阐述和方药选择上博观约取,集各家之所长,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张仲景、李东垣和朱丹溪等人论治痰饮的精华,又能有所发挥,提出新的见解。孙氏针砭时弊,一改时人机械使用丹溪所推之二陈汤和滋阴降火之法的偏执之风,强调辨证,揭丹溪之语的真正内涵。同时,作为新安固本培元派的代表医家,临证将温补脾肾的思想运用到痰饮的治疗中,不但为痰饮的治疗打开了新的思路,更丰富和发展了新安医学。

参考文献

- [1] 张玉才. 孙一奎生平、著作及学术思想初探[J].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86,5(2):16-19.
- [2] 周仲瑛. 中医内科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859.
- [3] 肖俐,张宇鹏,于峥. 孙一奎论治痰证经验简析[J]. 中医杂志,2012,53(23):2061-2062.
- [4] 孙一奎. 赤水玄珠. [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568,98,99-100,569,653
- [5] 邹杰,赵会茹. 孙一奎《赤水玄珠》补肾观浅析[J].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6,21(1):73-74.
- [6] 王健,黄辉,蒋怀周. 新安固本培元派[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8):2341-2349.

(收稿日期:2019-03-27 编辑:方亚利)